

第十六届“春华杯”征文大赛文学创作类二等奖

花 草

郭道鹏

(建筑工程学院 土木工程专业 2017 级)

——以此献给我们多灾多难的文明。

—

长安丸载着海西客，缓缓进了东京港。千年来，这艘船连接了两个恩怨交织的文明。

走下一群幽灵般的面孔。

中间有个年轻人。憔悴到了病态，苍白到了忧郁。黑框眼镜灰布长袍，远看上去像一个走动着的遗像。如他的国家那般暮气十足。

潦倒灰黯，有消失的欲望，于是我们叫他诗人。

诗人向西望望，看不见心向的一片大陆，于是只好向重洋之上的重云里，慢慢闷闷吐口浊气。

一轮朝日刚刚凶猛突兀地从东边升起，破坏了静谧祥和的一份清晨凉意。

三五年，正是三岛加紧入侵海西的年月。三岛人在海西步步进逼，无恶不为。海西有无数人流离失所，无数人死于战乱，更有无数人生不如死，整日承受着无尽黑暗。当罪行的重量太大时，就只剩难以尽述四字，于是人们了然，并且沉默。

可就在这沉默里，还有海西人东渡三岛，或避难，或求学。好不讽刺。船上的人无论有何苦衷，有何独一份的目的，在海西总是被看作为“妖精”的。

诗人想到这，听着陌生的喧嚣，吸着陌生的空气尘土，难过极了，一时竟不知这世上除了苦涩与屈辱外，还有些别的什么。

腹中的翻涌好容易平息。心上的不适还是留待来日罢。总要先找个栖身之所。

他迷茫前行，转进了灯光更疏更暗处。街上的人看见白脸黑衣的他沐浴在红红的霞照里，恍惚以为是鬼魂呢。

在他身后，长安丸高耸着烟囱，钢铁质地显得何其冰冷迷茫。从三岛望海西看去，朝霞红得像晚霞一样凄艳。

有一幅水墨的意境。

三岛老城。客馆小楼。夜未央。很静。

百叶窗放进夜气的清新，诗人夜不能寐。于是起身独酌，也看看异地的月亮。

月亮很圆。竟然很圆。这是诗人想不明白的事。月色明亮得叫人不得不忧伤，光华如水练般泻下，照上了他的半边脸庞。苍白加上苍白，更显苍白。

诗人心头仿佛有点波浪开始涌动。那波浪高过了腐朽的利禄，高过了艰难的生存。诗人觉得有些迷惘，什么游子之情，什么相思之苦，诗人在水那边不曾体会的一切感情，突然随着月光一齐倾洒。

现在回想，似乎海西的一切都是那么美好，那么宽仁，无论新的旧的爱的不爱的。可现在只剩一方清冷冷的月光，那么一切就显得凄寒起来。

当真正在外面漂流之后，才能明白故乡的含义。

他有些想念温暖外的风尘。

今夜的更声不知会打着多少行人。

可他也明知这鬼地方不会有更声。也是。怎来江南风采。

可忽然之间，他仿佛真的听见一种有江南遗韵的声音，飘悠而来，断断续续，遥远而又亲近。

心弦蓦地颤动了。他还不明白，什么叫空谷余音，无处述乡愁。

他不禁把脸贴上了窗子，寻访这一派声音的源头。

只见在街灯昏黄的光圈底下，踉跄着一个醉汉。木屐破衣潦倒不堪，叫窗前的他不屑地皱眉。借着暗淡的光，诗人看见他手中握着根粗长的竹管，摇头晃脑地吹奏着，竟也给这浮华的夜加上了一分禅意。

其音微显醉态，摇摆着律动着，虽如怨如慕，却比“如泣如诉”多了分淡然。那声音与月光交缠在一起，缓慢颓然地倾泻了一街，铺成如水空明，散成千年古香。

这夜无比光滑，无比明亮。

这突如其来的天籁令海西客震惊了。他不敢相信，以为不清醒。一曲终了，他手中的酒不觉已洒了一衫。

他终于清醒下来，来不及擦脸上的泪，把酒杯一扔，冲下楼去。他拉住了踉跄前行的流浪者，带着颤音问道：这是什么乐器？失态到说了海西话却不自知。

那是怎样一双涣散的深沉的眼眸从杂乱的发间抬起。对视良久。从那双眼睛里，诗人竟看出了点审视的意味，甚至带有点鄙夷。诗人的狂热因了这羞辱的神情而冷却了。

醉汉忽地嘿然一笑，举起了手中竹管，好叫诗人看清楚些。

一根竹管，比箫粗许多，长不盈两尺，表面已被时光打磨得晶莹圆润，显出一种沧桑感，一种消失的力量。

未曾见过，可有分熟悉。

不想那醉汉突然嘲讽一笑，夺走了竹管，转身离去。

只剩诗人呆站着，陪着他转瞬即逝的乡音。

走到街的尽头了，那人蓦地大笑，凄怆难当。他居然用海西语喊了句：海西人，你要记得，这叫尺八！说完不见了身影。

诗人受不了那个落寞萧索的背影，受不了那句怒吼。他受不了那吼声里憋屈着的愤懑颓唐。

尺八！尺八！

你是有什么样魔力的竹管，你凭什么能勾起海西人的乡思，能奏响一个民族的凄怆哀伤！

他知道今晚睡不着了。他一定要弄清楚这件事。

他的窗子正对着港湾。长安丸高耸的烟囱就像一根走针，虚妄孤独地拨动着时辰。

这时风起了云涌了，似有厚厚的灰尘蒙在月亮上。

月亮是历史的风尘满面的镜子。

他的视线停留在这面镜中。

二

为什么年红灯的万花间，还飘着一缕凄凉的古香？

海西国，它几千年的历史里头，曾有过无数的升沉荣辱，可从没有过第二次这般巍峨壮阔的跌宕。军事、文化、政治、精神，一切一切的至高点在这个年代不可思议地集合了。

唐。

伟大的唐，不朽的唐，华美的唐，无与伦比的唐。

那是一段早已远去的辉煌，是一种掇人心神的欢畅，是激荡人心的荣光，是似有若无的哀伤。

无论什么夸张、什么铺陈放在这里，都显得拘谨。所有入诗的语言拿出来都不为过。

无论何时何地，唐都是每个海西人赖以抬起头的最后底气。

千年以前的海西国。

也叫唐国。

长安。皇宫。

奢华是免不了的，这里的奢华却可以入诗。因为奢华得大气明朗，彰显了一种向上的昂扬的气概。

皇帝看着殿下舞动着的声与色，龙颜却似有些烦腻。

这时天外的云彩闲闲飘荡，毫不粘连，毫不附丽，日头的辉光得以普照九州，毫不保留。

皇帝的思绪，于是跟着晃悠到了藕花以外，某一个不为人知的记忆所止处，于是有些怅然了。他觉得似乎少了点什么。少了点声音来承载这盛世繁华，来引领这歌舞升平。

于是整个天下都沉浸到了这种怅然里。

终于有一天，从某一深山的某一竹林中走出某一隐士，向皇帝献上一根竹管。

长一尺八，故名尺八。

何其简陋，何其精致，朴素得典雅，淡泊得华丽，温润得深沉。

那是种忧郁的植物，忧郁得无花无叶，只剩根脊杆骄傲地挺立着。

隐士当场演奏一曲。

仿佛声音刚一流淌，就有盛世牡丹绽开在殿中央，华丽妖娆，随音轻摆，摇出了百千年的绮丽幻梦，抖落了万千人的惆怅哀思。

绚烂幽美中，皇帝仿佛看见了几多年前，看见了便衣、渡船，请冷冷的

月光，温柔柔的娇笑。

一曲奏罢，皇帝的思绪依然如一段渐淡的弧线，缠绵在小舟里，流连在水天尽头。

没有人能开口说话。文武呆立了一朝。仍有一种华丽典雅的云气在殿中徘徊不尽。

尺八乃成了宫廷雅乐的典范。

唐文化儒释道齐集，是无比包容的产物。唐人是识货爱美的。既有奇葩，怎能叫它一枝独放呢。

于是天下巧匠纷纷倾力，不久就让这竹管传了大江南北。

从皇宫开始，尺八的音线编成一张磅礴华丽的网，笼罩了一个帝都，覆压了整个人间，勾惹了无数梦中靡靡。

塞北小镇，有僧人手持尺八，在街上摇头晃脑吹奏。路人赞叹的眼光里，他从这个街头走到了那个街头，其间乐声从不间断，气息如一根天外垂下的丝线，无着无落，无穷无尽，无我无心，空灵似天上漫游的云朵。破钵芒鞋掩不住绝代风华：吹一段空山灵雨，踏一节虚空足音。谁知道红尘在何方。

夜将央，人已静。

有人凭栏对月。深夜一枝灯，若流水高山，有身外之海。眼睛凝视远处的，情人抑或虚空。他忽而一笑，从月光里拾起一根竹管。

不轻不重，若即若离。缠绵耳边心上，有如清泉滑过心间。所以见寒作热，忘了颜色。

慕而不怨，哀而不伤，不绝如缕，不在人间。其间有寂寞的秋的清愁，有辽远的海的相思。

有鸿雁南来，挟着乡思裹着离愁在夜风中袅袅然消逝往北去。

这一曲渐淡渐远，似是永无完结，可终究完结了。又似没有。

楼下不知何时躺了几个醉鬼乞丐之流，打鼾之中夹杂着哭笑。几里外，夜嚎的狼群。

月亮变大且淡了，渐有朝霞随乐声铺开来。

晓色更沉沉了。忽地云生远山，雨来远天。人与天的合奏，汇成荷塘里花刺刺银珠那番蹦跳。繁弦，碎玉，这些词本都是要入诗的，此时都显得那般浅陋。

窗畔人睁开了眼，看天边红霞，且还剩有一缕的红光下面，山光水色依

旧，只是在声音里变得模糊了，消融得黯淡了。

楼下醉汉醒转，轻声问道，这是谁呀。

这一定是诗人。

是啊。唐，从来不缺诗人，从来不缺少阐述他繁复典雅的人。

纵然尺八的制作、吹奏皆极为艰难，可唐人毫不畏惧，他们把这雅乐玩得像诗一样自由随性。

没有什么能难住唐人。尺八在手，诗书在腹，他们就是无敌的。

因为唐不缺少诗意，不缺少梦。

尺八刚一兴起，就以燎原之势，风靡九州四海，融入了整个盛唐气象。

因为唐人知道，再没有什么比诗酒、牡丹和雅乐更能表现他们的精气神了。

纵是一句梦中糟粕，在这伟大的时代也会非凡，何况尺八乃是唐人枕上梁间最绚烂的梦。

三

这一繁华胜景也引了一衣带水的三岛小国的关注。

叫它小国丝毫不过分。对于唐时的海西，唐时的三岛。

早有种叫作遣唐使的人群被往海西派送，为的是吸收文明，学习教化。

这三岛国据称与唐有什么血缘上的渊源，唐皇又很开明，加之些僧人、商人的推动，于是两国的来往进行得颇成规模。

三岛国中有个有幸的觉心和尚，一日在仁王禅寺里闻见尺八之声，惊为天音。

现在看来，这一次邂逅大概是尺八命中注定的。

这个和尚回报说，唐国有一乐器，其音有天籁之美，不得求之于人间。

这叫三岛的圣德太子甚是神往。

终于又一日，遣唐僧回到了三岛，岸边的野花草有了福，它们得闻天音，于是看见青天，看见自己何其渺小。

那一日，天朝雅乐在这小岛国传扬飘远。尺八也在其中。虽然清浅细微并不盛大，却已有力量震撼住整个人寰。

长安丸进港。天朝使节乘着三桅船来了。

豪爽是唐人最伟大的的性格之一。使者不但毫不吝惜所载珍宝，更是给这蛮荒地留下了知识，给以这个愚昧的民族提前开化。

使者见这岛上人爱尺八，尺八于是留下了。

其实使者心里有些小讥讽：留下来，你们也不会做，不会吹。天朝技艺，岂是那般不值钱的？

那是他不想到，后来啊。

尺八终归是作为一种友好的见证，也是作为一种辉煌的炫耀、一种恩赐而留下来了。尺八之音每次在三岛响起，都是向这小国宣示着天朝垂爱。

在使者眼中，一支尺八不算什么，那东西就是做工繁复些，并不如何珍贵。只要盛唐气象不老，尺八就少不了。天朝技艺不会因此失传，传出去只是发扬。

盛唐的威仪，就随着一种雅乐，流放到了海外。这种放逐是至美的，如春有飞花，冬有飞雪，如岸旁无尽更迭。

这是自信骄傲的唐人在自己脚边种了根花草，无关风月，无关生杀，无关大局。

的确如此。唐人只是随意而为，他们就爱做有意思的事。

只不知那岛民能否听明白千年的忧伤和梦的心情。

使者回国后，该受封受封，该领赏领赏。随行的尺八艺伎们并未同归，没有人在意。少了一个，还会冒出好多个。

尺八也一样。

盛唐气象不会因几支竹管而颠覆。这话不能反过来说。

唐国，气象依旧，强大依然，唐人脸上不改笑容。梦还在，诗还有，尺八还会吹一曲。

这就足够。

四

盛唐的气象里头，注定应该有根竹管来诠释吟咏它的筋骨脉络，它的雍容大度，它的华美优雅，承载它张扬个性、博大包容、蓬勃向上的时代精神。

尺八音与这时代精气是相辅相成、相依相存的。二者不能独完，只能共

放。但这共放太过华美，夺尽了人世间的一切光芒——于是注定走向毁灭。

从安禄山露出鞋里包藏着的马蹄，闯进长安城的年红灯，尺八的声音就乱了。支离破碎的唐已支撑不起这天籁的消耗。

仙乐本不该在人世间奏响，除非盛世，除非大唐。

唐王出行得太匆匆，竟忘记了带上尺八，只带了一具香艳的肮脏的死尸。

皇帝回到皇宫时，已经老了，帝国也老了，尺八也老了。

不久这些东西都相继逝去了。皇帝死了，赢来身后复杂冷酷的褒贬评判；帝国垮了，迎来一个文弱虚乏的继承者；尺八折了，唐王朝最珍贵的花草，遗失了种子。

就像一棵蒲公英，骄傲地活着，曾向太阳发笑；悄悄地死了，在某个秘密的角落。轻风带走了它的种子。

唐的继任者姓宋。

宋和唐不一样。

唐都长安，宋都开封。一者豪迈大气，一者偏安娇气，注定了各自的性格和喜好。

唐要凝聚，要厚重丰满，宋不要这些，宋不要丰满，不要庄严，宋要的是跳脱清扬，是文静柔软。

新国王不喜尺八端庄空灵之风，倒是新兴的箫、笛充斥着现世华丽，于是占据了宋廷，充满了一个时代的空虚——新皇帝们有太多新的享乐形式，尺八已然过时，渐渐从宫廷、从大江南北隐去了身形。

没有开明的一统，没有举世独尊的强大，宋就不会有能挺起天朝至尊地位的精神底蕴，于是宋不要尺八。

宋人扔下了尺八，去箫声笛乐间找寻他们的乐观淡然，不管不顾那一缕哀怨幽美的古香。

尺八把宋人抛弃了。一去不回，数百年弹指而过。

从此，海西失了一种雅乐，失了承载雅乐资格，失了一种悲哀。

东渡三岛的长安丸都换了好几艘。两国关系在漫长的岁月里不断变质更迭，船也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先进。

在宋朝，竹子似乎更为文人所欢迎了，它被制成箫、笛，进入千家万户的欢歌，它被画入锦图，进入文人墨客的心境。却再也没有一棵竹子被削成一尺八长的圆筒，并有幸打上五六个精致典雅的小孔，吹出竹子专属的忧郁。

千年以降，偌大的帝国竟无人复识尺八。

尺八妆成了宫中人多少绚丽的情，而现在，它融化了，失踪在整个时空里，成了骀荡喧嚣里一缕飘渺的精魂。

尺八乃如一株花草，在盛世的骄阳里绽放了华年，又在沧桑的斜阳里燃尽了暮年。连同日头从中天沉下，花草也悄然地埋进了土里，飘在了风中，不知飞去了哪处时空。

何其凄艳，彼岸花开，会有人在此岸等待。哪怕以千年计。只是可怜，如此盛世牡丹，竟然已然怅然入梦，不知梦有几月，醒时几年。

可是原上青草，又一岁荣枯。

宋之后，海西的国势更是日下，有数遭蛮夷统辖，有数百年的自闭自负，乃至海西有了八股，留了辫子，吸了鸦片，遭了火炮。其中甚至有三岛的跳梁小丑，顶着倭寇恶名，在海边逞着威风。

当雅乐消亡，悲哀也随之平庸，民族就逐渐失了声震寰宇的伟力。

五

诗人从故纸堆里抬起头，揉了揉酸疼的眼。

望向窗外。西港里还停着那艘船。

长安丸。一个古朴的遥远的名字。

千年之前，长安丸只是艘三桅船，却载着大国的繁华威仪，骄傲地靠了三岛的岸。

后来，也许长安丸是艘战船，载着无恶不作的倭寇，在海西日渐老弱的朽躯上肆虐。

如今，长安丸是一艘巨轮，却只载着帝国的凄怆晚景而来。三岛的爪牙越深越远，海西客越要东来，做一个妖怪，做一个番客。不忍去问，船家靠岸何为。

这艘船。

勾起了刚刚捺住的起伏的思绪。

百般考证，诗人终于明白了尺八二字的分量。盛唐雅乐之典范，千树万

树、云里雾里不灭的那一缕古香，失传已久的遗憾和繁华。

怪不得有如此苍凉辽阔之音，如此摄人心魄之美，为这唐的移民开启了一个忘却的故乡。

可是为什么唐代失传的竹管会重现于此时此地，于一个潦倒醉汉之手，于一个唐的遗民的窗畔？

巧合？幻觉？

又为什么前日在奈良大东寺的正仓院里，还看见了八支唐制竹管？

悲愤也，不甘也。罢。

灯火通彻，是谁的华灯铺了谁的，一春江。谁的四面海，谁的四壁墙，谁的八面来风。

为什么年红灯的万花间，还飘着缕凄凉的古香。

谁知道盛世的火种怎么就在海西失传，又是怎么流传到了三岛。太复杂，太无奈，太沉重。诗人已不愿去考证。

诗人想，我们曾反对传统、批判传统，而现在看到文化结晶的丧失，自己还是难抑感伤。这到底是前进还是倒退？

尺八在海西时，三岛要仰视海西；尺八去了三岛以后，三岛已经可以欺侮海西。这是沦丧吧。

几日不眠不食之后，诗人震惊了。谁想到这大唐雅乐，在东瀛小国居然有如烟如海的记载。

寂然凝虑，思接千载；悄然动容，视通万里。

诗人的思绪又落入了一个幻想的深渊。

想千年以前，有三岛人乘三桅船西渡，客居在长安城的孤馆里，忽地听见楼外宫墙那边飘悠而来的雁声，勾起乡思无限。

一夜不能寐，次朝早早起身，在繁华的长安街头寻访，孤独地凄凉地找寻一根故乡样的竹管。

终于有一日寻得天道，他于是吹着禅上了长安丸，给三岛衔去了异方的种子。

三岛人的脸孔不断幻变着。许是奈良唐初，对尺八爱不释手的圣德太子，看他盯着尺八的眼光，何其爱恋，何其狂热；许是仓廉南宋，学尺八废寝忘食的普化宗觉心和尚，看见他匍匐于西湖之畔，叩拜于张参门前，多么饥渴，

多么虔诚。

看见一支遣唐船队，载着知识、进步、天籁归来，那船乘风破浪，生气盎然，野心勃勃。船越行越远越雄壮，在它身后，一个歌舞升平的盛世正在迅速干瘪、老朽。

随船队离去的，还有《虚铃》《虚空》——那些古曲，大唐人曾骄傲地以为没有外人能够学会。

觉心成了三岛尺八的祖师，创立禅宗，将尺八和修禅相融合，发扬成了“吹禅”。

可是真正的祖庭却逐渐式微，终于成为沙子，埋在了岁月的沙里。

不想一个强大富丽的梦，醒后又在别处开放。

不想大唐的花草移植到外邦后，更加欣欣向荣。

难道是因为水土？

六

诗人的心不安地波澜着，摇晃着，似要把一种不甘的果子摇落到地上去，把一串不平的浪花推到岸边去。

他终于失败了。他知道自己是一个失败的寻访者，只偶尔瞥见，注定无法取得，只好看着它渐行渐远渐淡，开到水那边的坟头上。

街对面的神社里飘来尺八音，他的心又猛地一紧。许多声音在天地间飞行，叫人明白失声的痛苦。

映古今于须臾，抚沧海于一瞬。思绪再转。

十余年前，有一个璀璨如星光的名字。同样旅居日本，不过不是“妖怪”，而是“诗僧”。

三次出家，三次还俗。身在庙宇，不忘救国。满腔热血而又悲观厌世，时而激昂时而颓唐。五点钟贴一面夕阳，六点钟挂半轮灯光，芒鞋破钵，浪迹天涯，在一种漫漫长长的孤独里，把日子过成做做梦，念念禅，看看墙。这就是苏曼殊。

可这样一个潇洒超然的灵魂，也承受不住尺八声。想一个樱花飞舞的日子，一位佳人，一曲尺八，一颗伤痕累累的心，几滴悲苦无奈的泪：

还卿一钵无情泪，恨不相逢未剃时。

春雨楼头，佳人在畔，尺八犹响。一切一切的凄凉华美，都汇聚向了他心底，最深最隐晦最痴狂的乡思。

他看见童年的苦寒和欺侮，看见半生的漂泊与苦修，看见曾经的热血沸腾、振臂高呼，看见如今的河山破碎、危机四伏。他看见青天，看见青天后面，湛湛的深渊：

春雨楼头尺八箫，何时归看浙江潮？

诗与岁月同歌，与青春热情一道，顺着两颊滚滚而下。

苏曼殊，这个癫狂玩世的诗僧，这朵惊才绝艳的奇葩，在近代海西的荒原里，曾绽开过短短一瞬，放出无比璀璨的光华。他的破钵芒鞋，他的浪迹一生，都已是传奇。

他的流浪就像尺八一样，无始无终，遗世独立，凄艳哀绝，就连消亡都一般惨淡。

诗人现在体会到苏曼殊那首绝句的意境了。

对于任何一个中土人，在三岛听尺八都是一种折磨。那就像透过一面镜子，看千年里不断变迁的沧海：看你的颓唐愈发灰败，他的笑容愈发璀璨。

千年以前，来自三岛的番客在长安街头寻访，在闹市里寻得了心仪的花草；如今海西的浪子在樱花桥边寻访，苦苦探索追寻，终于只得了一捧乡音，一段乡愁。

他又想到那个醉汉，心中悚然一惊。也是一个流浪汉？

诗人忽地自嘲笑笑。怎么可能。

早在十多年前，苏曼殊就在贫病交加里，死去了。

死去了。一切都。

繁华死去，文明死去，精神死去。

回头，落雨。消失。